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陈建功卷
张欣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陈建功卷、张欣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1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陈建功卷

耍叉 (1)

前科 (99)

张欣卷

伴你到黎明 (185)

致命的邂逅 (279)

陈建功卷

耍 叉

——谈天说地之七



1

没事的时候，这老爷子爱往宏远宾馆那边看。

隔着一人高的铁栅栏，那边，是宾馆，这边，是老爷子管的停车场。

给老爷子遮阳的大太阳伞，就绑在铁栅栏上。伞底下的阴影里，摆着两个方凳，一个，他坐，另一个，放他的大茶缸。

活儿，就是在停车场这边看汽车，可眼睛，却没少了往栅栏那边瞄。

这谁也拦不住，那边的景儿招人。

好嘛，多高的一栋楼，山似的。这山，还是用银白色的玻璃板一块一块地拼起来的，太阳光一照，就成了一根见棱见方，笔管儿溜直奔天上去的水晶石啦。白天，它闪银光；晚上，一层一层的灯光亮了，它又闪起了金光。锃光瓦亮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来，开过去。车上下的人，肥的，瘦的；美的，丑的；黑头发的，金头发的；浑身香气噎人的，胳肢窝臭气熏天的……就冲这，搁谁，眼睛不过去，鼻子也得过去了。再说，谁想拿老爷子干的活儿说事儿，也说不着，人家这边什么也没耽误，出出进进的汽车，哪辆也没少了交停车费。



陈建功卷

您还能拦着不让人家往边儿上瞄两眼啦？

轱辘把儿胡同的街坊们，没人不说崔老爷子找了个美差。

“您说，就咱这岁数，您还图啥？图啥？……瞧您，大把儿缸子一端，每天，大宾馆门前看新鲜事儿，月底了还给您点三百来块，舒坦不？乐呵不？这活儿，打灯笼难找！”没事就组织戏迷票友们吹拉弹唱的老头儿李忠祥说。

“老哥哥，自打您去了大宾馆，您的学问可透着见长啊！”那天他骑着那辆小斗三轮车出胡同去上班的时候，又碰上了胡同口剃头的老蔡头儿。

“别这么说，您可别这么说，咱跟大宾馆不沾边儿。咱在人家的脚跟儿底下看车哪！”他哪回也忘不了纠正这一条，他不是蒙事儿的人，绝不往高枝上靠。可也真怪了，谁还都把他往那儿扯。

“看车？您可别小瞧看车。一拧脖子，把学问全看眼里了！”

“对对对，学问大了去了！”他不这么说，还能说什么？

要说街坊邻居的，这么说也沾边儿。不这么着，他能见着鬼子打架吗？好家伙，俩鬼子，一白一黑，从旅游车上扯着揪着就打下来了，黑的揪白的脖领子，白的



揪黑的袄袖子，嘴里骂骂咧咧，边儿上一个挺漂亮的洋妞儿在叽哩咕噜地喊着，劝着，拉着——没跑儿，花案。洋相，洋相，这可真的成了洋相啦！净他妈说中国人跑外边散德行，这老外不也到中国来散德行来啦？这回回去，不得开除党籍？……坐在这儿，不光见着了老外们抢妞儿，还知道老外里还有穷要饭的呢：背着一个背包，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脚踏在马路牙子上，向宾馆门口出出进进的老外们要钱。他觉得开眼的是，这要钱的老外那派头还挺大，没从自行车上下来不说，说话那神气哪像个叫花子呢，顶多了，像是跟人家商量个事。如果不是有的老外给他掏了钱，他还以为是问路的呢。看了有一会儿，嘬了嘬牙花子，心想，这老外们说到底还是有钱，要饭的跟他一商量，就把钱包掏出来了。要饭的他见过呀，过去，耍骨头的，要俩钱儿，在大买卖人家的门口，“呱哒哒，呱哒哒”，不唱哑了嗓儿能要出钱来？哪儿跟这位似的……

光是这“洋相”，回来说两条，就够街里街坊开一阵子心的。

何况，他见着的，还不只这些。

“您说，北京有这地界没有：到时候您就去，也不管生熟脸儿，越是生脸儿还越好，伸手，一准儿有您两张儿，发您手里。有这地界吗？”



陈建功卷

也没少了在住的那个杂院里，考考同院住的老少爷们儿。

杂院里的人们，甭管老的、小的，全得给问成个哑巴。

这秘密还真的只有成天坐在遮阳伞底下，把宏远宾馆那边的人和事一点一点琢磨个透的老爷子，才能发现。

开始老爷子只是见着这事有点好奇：每天中午和晚上，总有一位穿戴漂亮的丫头走到栅栏那边停靠的小车中间，手里拿着一沓拾块一张的票子，东看看、西望望。这时候，小车司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过去啦，说了句什么，一人从那丫头手里接过两张儿。

隔着栅栏打听，这才恍然大悟：坐车的，进去吃席了。这是给开车的发饭钱哪！

车夫的饭钱打进了那桌席里，发钱的，是餐厅的小姐。

这，已经让老爷子觉得够开眼的了。一会儿挺自豪地想，真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天下，要在旧社会，哪有这事？一会儿又算计着这些个车夫们，虽说吃不上席，也够赚的啦。每月要赶上这么几次，也百儿八十块地挣着呢……慢慢的，发现更新鲜的事还在后头：敢情还有那么几位，比那些车夫们更滋润，人家连车夫都不



是，和吃席的也八杆子打不着，可到时候，大大方方地领钱来啦。

这是他对发钱的场面琢磨多了以后才忽然发现的。有那么一阵儿，他觉得有那么一位渐渐地有些眼熟，隔三岔五的就见一面。开始，心说这车夫还真是个福将，赶上给一位吃主儿开车，便宜可不少，后来发现不对，这位哪是开车的呀，他是定点来领钱的呀！——中饭前来一次，骑辆自行车，远远的，靠在马路牙子上，晃晃悠悠的就走过来了。宾馆的大门口，那会儿正是车来车往，一会儿张局长下了车，一会儿李司令迎过来，握手，招呼，乐乐呵呵……您就瞅那位吧，东瞄一眼，西听一耳，这干嘛哪！大概是得听听里面进去了一位什么人物，宴会安排在什么厅吧。其实，他也是以防万一，到了发钱那会儿，谁问啊。吃席的进去了，发钱的就出来了。那位也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大摇大摆地领出两张来。司机们领了钱，都开了车，自己奔饭去了。那位呢，回到马路牙子那边，骑他的车，回家。有几次，老爷子甚至看见，当天的晚饭，那位又骑着自行车来了一次。车夫们一拨儿一拨儿，流水似的，谁认得谁？发钱的小姐又不总是一个人。再说了，你就是随便说个张局长李司令的，她又怎么知道今儿来吃饭的有没有张局长李司令？就算起了点子疑惑，反正又不是由她掏钱，她



陈建功卷

哪有兴致管这闲事？……

“您瞧，我没蒙您吧？”老爷子给街里街坊交了底，没忘了跟每次一样，和老少爷们儿逗逗闷子，“我说，各位爷，这哪是一家饭庄的事啊，您就可北京找去吧，看去吧，哪家馆子能少了席啊。有胆儿，您就骑上辆车，可北京敛钱去吧，一准儿，过不了仨月，‘小康’？老康的日子都过上了！”

大杂院的街坊们，当然没人冒这傻气，虽说都听着有点眼馋，可有脸有皮的，还真的跟那位似的，可北京的转，饭庄子门口敛钱奔小康？不过，因了老爷子这一段儿，倒给了大家伙儿一个开心的话把儿。

“老爷子，今儿又充车夫去了吧？领回来‘几张儿’啊？”越是年轻的，就越爱跟他逗。

等到老爷子把值夜班时见着那些“野鸡”怎么拉客的“景儿”跟这帮小子们侃了出来，这“话把儿”就更让他们攥得紧了。

“老爷子，您可好，领来那‘几张儿’，连看都不叫咱看一眼，当晚儿就给造啦？……钱是好挣的，您那身子骨儿可是您自己的，悠着点儿！”

“滚！看我抽你！”老爷子骂他们。

……

其实，这是老爷子最开心的时刻。



这时候才影影绰绰地觉出来了，他在那栅栏边儿上是没白呆，长了学问不说，回来，这学问还有用武之地。

这年头儿，老头儿们说的事儿，能他妈让人家当事儿，这就不易。

人哪，老了老了，能找着个长学问的地方，还能找着个抖露这学问的地方，人还图什么？您说，人还图什么？

2

不过，老爷子还是觉得，甬管胡同里的老少爷们儿怎么说，日子也不全像他们说的那样，全那么让人觉得舒心。

别的就甬说了，光说坐在栅栏边儿上往东边瞄吧，不知为什么，真的到了这时候，和坐在大杂院儿里神侃，那心气好像还是不一样呢。

往远处多走几步，宏远大厦跟老爷子看的停车场的对比，就显出来了。

大厦有自己停车的地方，它就在大堂前面的空场上。空场的中央是一座七星连环形的喷水池，布局有些像北斗七星，展开了像一个弯弯的勺儿。四周，停着“奔驰”、“皇冠”之类的卧车，顶次了，也是面包车、



陈建功卷

旅游车。淡黄色的栅栏把这空场围了起来，朝南的一面，留出一进一出的缺口。来饭店的车辆进入广场向右手拐个弧行的弯儿，可以进到大堂前一片缀满了射灯的廊子，看门的四个小伙儿中的一个，立刻会迎上来，替来客打开车门，问候，把客人让进大堂……黑莹莹的“奥迪”来了，蓝幽幽的“雪佛莱”走了，大厦前面，好像老是流彩溢辉。到了晚上，从廊子顶上垂到广场中央的瀑布灯亮了，在那灯光的映照下，来来往往的车辆，越发像一条光斑明灭的河。而咱们的老爷子照看的收费停车场，在这位雍容华贵的芳邻的对比下，显得格外寒酸和冷清，就像一个被世态炎凉冷落在一旁的平头百姓。是的，停车场的确和它的阔邻居毫无关系，这是区里的治安部门管辖的地方。来这儿停驻的，更多的是外地进京的车辆，就像是平头百姓家里来的几个穷亲戚：获得特许进京运货的卡车；拉着河北山东一带的人进京旅游的大客车、小面包车……车身上溅着泥点，落满了尘土，它们连洗都不洗，就那么蓬头垢面地趴在那儿，懒洋洋的，没精打采。

一天中，会有那么几辆车开进来，也会有那么几辆车开出去。开进来的，崔老爷子会懒洋洋地迎过去，等司机停稳了车，从驾驶室里下来，他就撕给他一张停车费的收据。从他手里接过几块钱。开走的，老爷子坐在



太阳伞下，远远地看着，连动也不动。到了晚上，停车场上就更冷清了。如果值的是夜班，崔老爷子会在10点钟以前到。骑着那辆带斗的小三轮车，里面放着夜里挡寒的被褥。他把那瘦瘦的一卷夹起来，送进角落上那个木板钉成的小房子里，又走出来，仍然到他经常坐着的地方，在宏远大厦瀑布灯的余辉里，默默地吸烟、张望。

那个木板钉成的小房真的是太小了，刚好齐齐地放下了一张行军床。对身高膀大的崔老爷子来说，简直是成心跟他过不去。有一次早起，他从小房里出来，正赶上一位去上班的从门外过。“哟，这里还能把您搁进去哪！”那人惊讶地说。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好几次从门里一钻出来，都把门外路过的吓一跳。

“没错儿！把我给搁进去啦，跟他妈棺材似的，严丝合缝儿！”老爷子对那人说。

因此，除了值夜班，熬不住了，得进去忍一觉，他决没有进那“棺材”的兴趣。

“这东西，”老爷子曾经站在那小板房的边上，斜眼瞟了他的“棺材”一眼，对一位路过闲聊的老爷子说，“这东西他娘的就像那兔崽子下的一个蛋！”

说到“兔崽子”的时候，他的眼睛瞄着威风十足的宏远大厦。



陈建功卷

气不忿儿。别看老爷子在大杂院里说起这东西时，非但没气，还有点儿津津乐道，可这会儿，真的面对这“兔崽子”了，倒是越想越有点儿气不忿儿了。

听这口气，这“兔崽子”不塌了，这气不忿儿就没个完。

最气不忿儿的，是天天看见的，在宾馆的大堂门口戳大岗的四个小伙儿。

您瞧他们，脸皮白净净的，一水儿的高个头儿。一人脑袋上顶着一顶红呢子做的、绣着金边的大壳儿帽。他们那身衣服也是红呢子的，肩膀上还扛着肩章。那肩章的四沿儿，还哆哆嗦嗦地垂着金穗儿。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右边那胳膊窝儿里还偏偏要套上一圈金晃晃的绳索子。这身儿行头穿上去，好嘛，怎么看怎么是奔着金圆券上“蒋委员长”那威风去了。就这，就够老爷子噁一阵儿腮帮子的了。按说，这差使也他妈尊贵不到哪儿去呀，不也就和我年轻时干的那差使差不多，都是看家护院的把式嘛，怎么到了这年头儿，就玩儿得这么花哨啦。

晚生五十年，我一点儿也不比你们鼠霉。老爷子想。

时而又想，花架子管他妈什么用？看家护院戳大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还能指望花架子了？就你们



这身板儿，还吃这碗饭哪，也就是今儿吧。

想到这儿，又巴不得小伙儿中过来一个，跟他眼面前拔拔份儿，那他就得跟他盘盘“道”。哼，他们，一准儿，戳一指头就得趴下！

用不了多会儿，就会从这白日梦里醒了来，呵呵地在心里笑自己。又往宾馆那边看看，心里道歉似的给那边递过一句：小哥儿几个，咱们谁跟谁呀，归了包齐，全是看家护院的命，威风？威风在哪儿啊！

老爷子老说自己认命，可他却长着一张死不认命的脸。

谁也说不清，是因为他那鼻子还是因为他那嘴，才让他那脸上老透出那股子死不认命的神气来。是因为腮帮子大了点儿？可您就在北京城找吧，大腮帮子多了去了，人家怎么就不显山不露水的，唯独这位，偏偏就显得那么蛮。特别是横在俩大腮帮子中间的两片厚嘴唇紧紧那么一抿，腮帮子上立马凸起两块疙瘩肉，就凭这俩疙瘩肉，你就得认定鬼神不能近他。不过，您再看看他那双眼吧，您肯定就不会说老爷子的神气全是腮帮子的功劳了。说句不好听的，那是一双真真儿的目空一切的眼睛。大小姑且不说它了，反正它总好像是眯着一半，把这世界全都扁着往瞳仁儿里搁。

老爷子这神气，大概和他少小习武大有关系。家住



陈建功卷

京门脸子外边的大红门，六七岁上就和村里的小哥儿几个舞枪弄棒。开始，是大人们撵掇的：四月初一上妙峰山进香，“五虎少林会”是全村老少献给碧霞元君娘娘必不可少的礼物。慢慢的，他就吃起这碗饭来，十六岁那年，长成了铁塔似的大个儿，练就了闪摆腾挪的功夫。

艺高人胆大，眼睛里就生出了精气神儿。

不过，人活到今儿，七十岁上了，才算是说出了一句丧气的话：神气，也就是自己觉着神气吧。全是瞎掰。

恰恰因为习的是武，这一辈子，就是看家护院的命啦。

精气神虽然还有，心里早就认了命。

年轻时可不这样，十六岁上进了永定门，到瑞兴钱庄当了护院。

没两下子，当不上那护院。当上了那护院，更是好生了得。

眼睛就越把这世界往扁了里看。

护院最警醒的时候是三更，听见了动静，他就提了那把大片儿刀，把身子戳到了当院儿。

“塌笼上的朋友，不必风吹草动的。窑里有支挂子的，远处去求吧！”



甬管是当院站着的他，还是房上蹲着的那位，谁的心里都门儿清，吃的都是武林的饭，一个走白道儿，一个走黑道儿就是了。走白道的，叫“支挂子”，走黑道儿的，叫“暗挂子”。哥俩儿既然碰上了，有话还不是好商量吗。

当然，用的，都是把式间的行话。这话的意思是说：房上的朋友，甬投石问路了，院儿里有本护院的在哪，您请别处找食儿去吧。

他崔宝安的声音，暗挂子们是无人不知的，除非是个初来乍到的新手。一般来说，那位蹿房越脊的朋友不会找不痛快，肯定就得朝院儿里拱拱手，到别家偷去了抢去了。这时候，他崔宝安就从腰间把东家早给准备好的两块一封的现大洋掏出一包来，冲那朋友喊道：“顺风！”“嗖”地扔将过去。

房脊上影影绰绰的那位一探手，接了，又回了一揖。

他那会儿的感觉，跟自己就是那赏钱的东家一样。

如今是明白了，瞎掰！

人这一辈子呀，好像还真是打前世就把你的差使给定下来了。你说巧不巧：解放后，到物资局的一个厂子当了工人，分的啥活儿？管库！还是看家护院的差使呀。六十岁上退了休，没病没灾的身板儿，呆着不也是